

# 反串演员:我是男人却像女人一样活着

“小姐，你拿错身份证了，请出示你的身份证。”“小姐”的身份证显示她是个男同志，“这就是我的身份证。”空姐怎么也不敢相信，眼前留着一头长发，漂亮的“她”原来是个男儿身，直到“她”昂起脖子、脱下外套，露出自己的突出喉结和平坦的胸脯。这是反串演员邹开云乘飞机时所遇到的一次尴尬，像这样的尴尬在生活中他常常碰到。近日，记者走进邹开云的生活。



▲充满男子汉气概的邹开云  
▼反串后的邹开云

## 记者竟然不敢找他

第一次见到邹开云是在南昌抚河中山桥上——我们电话相约见面的地方。记者骑着电动车停靠在桥头，等他。

车停前，他拨通了我的电话，记者抓起手机准备接听时，对方已经挂断，他应该已到了。然后一辆红色出租车停在桥中央，靠着旁边的人行道旁。车门开了，一只修长的腿首先伸出车外，他穿着一个时下女孩流行的靴子，打着花纹的牛仔服，戴着一副紫色的大墨镜，长发披到肩头，一条色彩鲜艳的围巾从颈部拖到大腿。记者有点迟疑，看着记者犹豫的眼神，他向这边走来。不敢相信，如此烧眼的“女人”就是邹开云，一名有了4年反串生涯的演员。

从小充满女性气息

邹开云是江西新余人，出生在农村，从小开始，就洋溢着女孩的气息，他性格温和，不爱动，没有男孩的野劲。他皮肤很白皙，红润，脸蛋总是红扑扑的，见人害羞、说话腼腆、温柔，充满了磁性，走起路

来，柳条飘飞般轻盈。上学后，因为皮肤白，班上的男孩子拉着他，捋起他的衣袖露出他白皙的手臂横行和班上女孩相比。班上很多女同学都成为了他的朋友，男同学，凡是那种看起来有点凶的、或者粗鲁的，他从不接触。

他和母亲从小就有着某种默契，上街或串门会牵着母亲的手，直到现在。

## 拍广告让他走上演员道路

走上反串舞台之前，他是个演员，1995年，他11岁，他到南昌的姑妈家度假时，表妹正在一影视机构培训，他一同前去听课时被导演相中，他参与了江西某著名品牌牙膏广告的拍摄。12岁那年，他参加了第一部电视剧《井冈山》的演出。之后他陆续出演过《绿色的悬念》《107太空计划》《花季年华》《请让我来帮助你》《邓小平》等10余部电视剧。电视剧中，他扮演过多种角色，如警察、教师、白血病患者、红卫兵，最后一部电视剧，他还扮演过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应考生。在他学生时代，他可是个名人、富人，电视

上有他的身影，每月拿得报酬比老师还多。不过这些角色之后，反串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生活得更塌实，因为他适合，因为那时的反串市场让他能够获利更多。

## “第一次表演我是被迫的”

“第一次表演我完全是被迫的。”1984年出生的邹开云告诉记者，他加入反串行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也容不得他考虑。他回忆起了第一次加入的情景：“2002年4月21日，一个姓熊的反串朋友打来电话，称自己在广东表演，其中的一位反串演员因为临时有事致使整个表演受阻。希望我去顶替，他征求我的语气带着某种不容拒绝的因子，我被迫答应了他。”

第一次演出，两个字，激动，他记忆犹新，表演前，他将歌词写在手上，站在台上，他第一次穿上几米长的演出裙，担心摔跤。

2000年，他与熊认识在南昌的一个夜总会，他们同台演出，他表演小品，熊某作为嘉宾表演反串。熊某的反串深深吸引了邹开云，台下

休息时他向熊某表达了自己的倾心，并渴望尝试，之后，熊某给了他许多鼓励，于是开始向他了解反串，反串的梦想自此诞生。

某种程度上，反串对他有着某种必然，内心有一种向往，渴望去尝试适合自己的角色。2002年4月22日，他第一次正式走上了反串舞台。自此，邹开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反串演员大多出入大型歌剧院或者娱乐城当特约嘉宾现场表演，直接面对观众，而不用面向摄像机，听从导演的指挥。

## 反串生活隐瞒家人4年

“好端端的男人不做，去做个‘女人’。”邹开云说，刚开始，他心理也没有完全坦然地接纳，更何况他的家人，他一直对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，家人只知道他在从事着演艺事业。“我们是男人，却像女人一样活着。”圈内同行常这样概括自己的生活，不过他说，他比男人还男人，从小他开始挣钱补贴家用，他内心刚毅、思想独立，责任心强、敢于尝试，又不轻言失败。

2006年11月，在答应一个电视台邀请后，他的秘密无法再隐瞒，他告诉了自己的母亲。那天晚上，他来到母亲的床头，灯下，他打开盘起的头发，长发飘过肩头，他从箱子内拿出“男”“女”照片各一张，给母亲欣赏，母亲指着照片说这女孩真漂亮，男孩她只是说又瘦了。邹开云问母亲这女孩是谁。“谈女朋友了？”母亲试探着。

遭到邹开云的否定后，其母亲似乎领悟到了什么，沉默良久，最后道一声：“两张照片我要藏好。”邹开云顺势推舟，公开了自己的秘密。

“反串演员为了让自己长期保持女性风采，我们不得不吃雌性激素。”邹开云告诉记者，他们这些反串演员到一定时候，喉结会突出，体毛长长，胡须冒出，声带雄性化，所以为了演艺生涯，他们不得不适当吃些雌性激素。

他第一次吃上雌性激素。这一次，他完全是在大众的影响下尝试的，自此之后，吃性激素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## 视频男孩对他很感兴趣

生活中，他的朋友大多是女孩，他喜欢传统的女孩，温柔贤惠，即使是男孩，也是很乖的那种。但是在虚拟的QQ世界，他的朋友基本是男孩。尽管有时，他向熟悉的聊友公开自己的身份，他们也不会相信。有个男孩，邹开云曾1000次地告诉他，自己与他同性，男孩怎么也不相信，直到他脱下外套，伸出脖子，男孩看到邹开云平坦的胸脯与突出的喉结后，说了句“变态”就关闭了窗口。

## 现实生活常常遭遇尴尬

演出时他是个反串演员，

生活中他漂亮的脸蛋、苗条的身材、飘逸的长发常常使他也过上了“反串”的生活，遭遇许多尴尬。他告诉记者一次乘飞机的经历。

他的邻座坐着位男士，一不小心碰到邹开云的手，他顿时红着脸连说不好意思，邹开云转过头，秀发飘过他脸庞，男士泛红着脸，一时无所适从。

去服装店，是他遭遇尴尬、迎来怪异眼光最多的场所，他一身女人味却拿着男人的西服、夹衫去试衣间，出来后，个个一脸诧异，背过去后，议论开始了。为了演出的需要，他买完男装后，他同时购些女装，同购男女装，把在场的顾客与店员搞得一头雾水。

## “我准备过两年结婚”

“一般人都认为我们这群人不会娶妻生子，其实我们和正常人一样，妻子、票子、孩子一样也不会少。”他说：“我准备过两年结婚。”邹开云说他已经有了女朋友，2004年一次偶然的演出认识的，比他稍大，很关心他，温柔善良，条件基本符合他的择偶标准。他们分多聚少，两人过得和谐幸福。

“不过，家人不同意。”他说。现在他家乡的亲戚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，女孩很漂亮，他拿着照片向记者指认。

邹开云向记者透露出一个秘密，他从10多岁就开始喜欢女孩，喜欢的第一个就是照片中的那个女孩。按照家人的旨意，他给在外打工的女孩去过电话，不过女孩结婚的愿望很迫切，邹开云更希望挣回车子和房子后再再结婚，最好是2年之后。两人是否会白头偕老，他也不知道，因为女孩现在还只知道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子，对他的工作还一无所知。

《江南都市报》

# 追求高雅爱情 51岁重庆女子依然未嫁

她今年51岁，未婚。

在别人眼里，她是个不结婚的怪人，甚至有点神经质。实际上，她是个爱情完美主义者。

她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。爱情，她向往过，追求过，但无数失望。

别人对她的误解，她不予理睬，而是选择少与人接触。

但这次，为了逼她结婚，父母把她逐出了家门。

当别人都忙着购买年货时，陈霞雯却不得不开始收拾新家。位于重庆北碚澄江镇的川仪九厂单身宿舍已废弃多年，四层楼高的三十多间房只住了她一人。有些害怕，几天前她去给四楼的铁门买了一把锁。窗户没有玻璃，用纸糊上，桌子少了一只脚，找一根木棒钉起来，用砖头固定。

从远处传来的鞭炮声提醒她，新年就要到了。陈霞雯去街上买来萝卜和菠菜，阳台上挂的两块腊肉是别人送的。

每天早上，她都要给父母写一封不准备发出去的信：“爸爸、妈妈，我希望你们在杭州身体健康……别人不了解我女儿，难道你们也不能理解我吗？”“你们的养育之恩我将终生铭记，但是我不能委屈自己去找个没有爱的人结婚……”

“我是个不幸的孤儿，但是你们给了我幸福，我要把你们的爱延续下去。我想领养一个孩子，给予他家的温暖。”

被逐出家门的这27天里，陈霞雯想了很多很多。有

时，她会不由自主地来到川仪二十二厂的家属楼下，望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。窗台上，鲜花依然，人却不在。

从屋里涌出的暖暖气息和近半个世纪的亲情——“妈妈啊，您和爸爸听见女儿的呼唤了吗？”陈霞雯轻轻拭去眼角的泪，无奈地转过了身。

## 一个可爱的孤儿 收养后，过上幸福生活

知道自己身世时，陈霞雯已经10岁了。那一年，父亲陈炳林和母亲柏风英被批斗，父母不想牵连她，向她讲述了10年前收养她的事。

以前，陈炳林在上海一家工厂上班，与妻子结婚多年没有生育，便想收养一个女儿。1959年，陈炳林夫妇来到位于上海市石门二路的海上孤儿院认养孤儿。那一年陈霞雯刚好三岁，孤儿院的阿姨给她取名蓓蓓，希望她永远像蓓蓓一样满怀希望。蓓蓓是孤儿院里最逗人疼爱的孩子。当看到一对陌生夫妇在一群小朋友中穿梭时，天真的蓓蓓甜甜地叫着“叔叔、阿姨”，还舞动着小手要跳舞。陈炳林夫妇顿时心生怜爱，毅然决定收养小蓓蓓，并改名为陈霞雯。

领养时的情景陈霞雯已不记得了，但是童年的快乐生活让她对养父母永远心存感激。也许是老来得女，陈霞雯在新家的生活过得非常幸福。从小，爱美的母亲就把她打扮得像一个小公主。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盛行镶蕾丝边的公主裙，母亲为了给陈霞雯买一条，自己一年没买一件衣

服。没有钱买肥皂，母亲就用清水在搓衣板上硬搓，一有时间，父母就带她到公园玩。父亲牵着母亲的手，自己则骑在父亲的肩膀上——那些幸福的日子，陈霞雯永生难忘。

陈霞雯讲述：我没有想到自己竟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！当时，父亲要我再回到孤儿院，我还记得他说：“通过孤儿院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，我们被批斗，会连累你的……”

母亲在一旁默默收拾我的东西，就着昏暗的灯光，她把家里仅存的一点钱和粮票缝在我的内衣口袋里。我一直哭，最后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母亲温暖的怀里。我死死拽住母亲的衣领，不停地喊：“您就是我的妈妈。您虽然没有生育之痛，但是有养育之恩，我不离开你们……”

声泪俱下的陈霞雯让陈炳林夫妇非常感动，也给原本阴霾笼罩的家庭带来希望，从此，“资产阶级尾巴”的家庭多了个“小资产阶级”，逛街、被人吐口水……一家三口相互关心、鼓励，这些成了痛苦岁月里生存与生活的强大动力。

## 一个不愿平庸的人 逼结婚，父母赶她出门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陈霞雯随父母来到重庆北碚区川仪二十二厂。

“我在学校成绩很好，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三名。”陈霞雯一直希望自己的优秀能得像一个公主。家人从此能过上平静的生活，可现实又给陈霞雯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。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在

学校，陈霞雯很受歧视，初中还没毕业就被迫辍学，不得不在父亲的厂里当学徒，后在川仪九厂当了一名工人。

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让陈霞雯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每天下班，同龄的姑娘们忙着花前月下谈恋爱时，陈霞雯买来各种文学书籍，为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而努力——唐诗宋词汉赋、外国名著、哲学等等，凡是能找到的书，陈霞雯都如饥似渴。

陈霞雯讲述：书读多了，人也就变得过于理想化，甚至和现实生活严重脱轨。这是我对自己几十年的总结。但是，我并不后悔，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庸俗、低级的人。

何谓庸俗低级？我的理解是，应具有文人的清高和思想的深邃，不同流合污，不趋炎附势；对爱情，不能有半点虚伪。这也是我和父母分歧的关键所在。

“我们只是希望她找个归宿，不要继续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。”父亲陈炳林今年82岁，从女儿二十岁开始，他一直张罗给女儿找个好人家，老两口宁愿女儿每天不给他们端茶倒水、嘘寒问暖，只需要她好好谈场恋爱，成个家。然而女儿还是“执迷不悟”，形单影只的生活让父母看着心疼。

1月19日，陈炳林老两口将陈霞雯赶出了家门，坚决得没有丝毫商量余地。不仅如此，第二天夫妻俩火速赶往杭州老家，临行前，特意嘱咐邻居：如果女儿不结婚，就永远不再回来，也不认这个女儿！

## 一个完美主义者 要求高，没有满意的人

陈霞雯曾是厂里出名的美人。现在，她一双黑色的眸子依然充满光彩，白皙的皮肤没有施脂粉，精致的五官掩饰不住风韵。

“以前追我的人很多，也比较优秀，但是总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瑕疵。”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陈霞雯从不说重庆话，温柔流畅的普通话听上去婉转动人。整个采访过程中，她都把手轻放膝盖上，脸上始终保持着淡淡的微笑。有感而发时，古诗句、名言名言脱口而出。

陈霞雯讲述：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完美主义者。比如，有位追求我的男子，人品好、帅气、待人礼貌。刚开始和他接触时，我也有些心动，但一次约会，我决定毅然放弃。他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。那天晚上，月光下我吟诵“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可是，他神情茫然，一脸不解，却把话题转移到结婚、买房、生小孩这类事情上。真是人生难求一知己。

感情上屡屡不顺，失望的陈霞雯把精力放在了其他事情上。她买来一台缝纫机，学习缝纫。从开始做床单、桌布到会做衣服裤子，她的“生意”越来越好，然而这一做法也逐渐遭到人们的非议——因为她不收钱，加之她漂亮，性格随和，找她做东西的多是男的。不料，逐渐有传言说，这是她勾引男人的手段。

不只是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单身女人周围的谣言同样如潮。再也没有同事找她缝补衣服，有男的远远望见她，也总是避免打招呼。陈霞雯的心像缝纫机一样慢慢变得锈迹斑斑，任它在角落里被人遗忘。每天她上班、下班、做家务，很少与人接触，生活像一条单调的直线。虽然流言蜚语逐渐被岁月冲刷掉了，却抹不去陈霞雯心里的酸楚。

曾经的追求者孙钢（化名）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说起陈霞雯，他颇为感叹地说：“以前觉得她太高傲，看不起一般的男人，很怪，甚至还觉得她有点男神经。但是，现在想来，其实是曲高和寡。”

《重庆晚报》



陈霞雯在新家孤单一人